

# 整腳翻譯

清光緒初年，廣東人陳蘭彬被派遣為首任駐美國公使。其隨員徐某不諳英文，某日卻手拿一張英文報紙看得入神。使館譯員非常驚訝，問他何時熟悉英文了。徐某坦言並不懂。譯員更加奇怪：既然不懂，為何要看英文報紙？徐某回答：我固然看不懂英文，但看了你們的翻譯文同樣還是看不懂，既然如此，不如直接看英文。

這則趣聞收錄在辜鴻銘所著《張文襄幕府紀聞》。徐某看不懂翻譯文，或許有其才疏學淺的原因，然而譯員們恐怕也難辭其咎。翻譯的文字，別人看不懂，對於譯者來說，就好比廚子做的飯被人吐掉一樣，是最打臉的事情了。

翻譯講究「信達雅」。譯者能夠在尊重原意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讓文字流暢，有時還要靈活變通，而不是機械生硬地翻譯單詞。所以意大利人有句話叫作：「譯者是叛徒。」

現在電腦技術越來越先進，各類翻譯軟件層出不窮，字幕組也大行其道。然而技術與藝術畢竟不同

，沒有扎實的文字功底，往往奇葩綻放。前幾年微軟Win10系統的簡體中文版，裏面的提示語就將人雷得外焦裏嫩。例如有一句「坐和放寬」，讓人一頭霧水，看了英文版原文是「Sit back and relax.」遭到群嘲之後，微軟將其改為「請坐下來放鬆片刻」。

有些字幕組的腦洞更簡樸。美劇《權力的遊戲》裏，斯諾離開守夜人隊伍時說：「My watch is ending.」中文字幕直接來了句：「我的手表沒電了。」筆者這等英文不好的當代「徐某」，真是吃夠了沒有文化的苦。

中式英語也貢獻了不少難以磨滅的梗。就以超市為例，「Big meters (大米)」，算是客氣的了；「Wait outside a noodle (一米線外等候)」，才是神來之筆。

**瓜園** 蓬山  
gardenmarvin@gmail.com  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 急流

中國醫護題材影視作品中，《心術》、《青年醫生》等電視劇近年都有一定影響，但對當代醫生的塑造，電影卻是較為空白。眾多難忘的醫生銀幕形象，還在三十多年前的老電影中。

電影《白求恩大夫》、《柯棣華大夫》是根據二戰時援華外籍醫生的歷史改編，扮演白求恩大夫的是美國人譚寧邦，他二戰後作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軍官來華，退伍後被宋慶齡先生留任中國福利基金會總幹事。譚寧邦因美國人外形，被《林則徐》等影片邀請客串反派配角，《白求恩大夫》讓他圓了主演英雄的夢。扮演柯棣華大夫的則是中國演員朱時茂，他濃眉大眼的五官經化妝即成印度醫生。另外，謝晉的《春苗》、崔巍的《紅雨》都同時聚焦「赤腳醫生」這一歷史現象，兩位大導演的這兩部電影，對研究七十年代中期中國農村醫療現狀提供了難得的輔助影像。

老年觀眾還會記得王丹鳳主演的《護士日記》，說的是上海護士簡素華畢業後毅然來到北方工醫務站工作的故事，主題歌《小燕子

》從五十年代末流傳到今天，是影響力很大的一首童謠。而潘虹主演的《人到中年》，則對八十年代中國醫生的社會待遇改變起到了推動。該片改編自諶容同名小說，女醫生陸文婷為患者積勞成疾奉獻生命的悲劇。

一九八二年鄧小平調看了該片，不但未同意禁映此片，還特別批示應該下決心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與待遇，特別指出《人到中年》值得一看。片中，陸文婷在彌留之際傾聽丈夫朗誦她最愛的裴多菲的《我願是急流》，詩人用急流、荒林、廢墟、草屋、雲朵來寓意愛的忠貞，影片將這首匈牙利情詩延伸體現陸文婷對醫護事業的熱忱忘我犧牲，催人淚下。這周，內地各地醫護天使奔赴武漢等湖北各地援馳抗疫，她們似險峻山嶺間的急流，為患者帶來希望甘泉。

**雁南飛** 楊勁松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美國高科技公司的大佬說，所謂創新，從零到一遠比從一到二困難得多。這在科學技術領域可能是真的，但對研究工作以寫論文為主的文科人士未必適用。在我的經驗中，改文比寫文痛苦得多。

去年七月去曼谷開會，寫就發言一篇。之後想改出一篇像樣的學術論文，以為底子打好了，總比「白手起家」容易，不料花的時間、精力遠超預期。文章半年未看，再從頭翻閱，論點、論據還有印象，但段落、句子之間的邏輯業已模糊，回頭看漏洞百出。一動筆，改好了前面後面也要改，有時改到後面，發現前面還沒交代清楚，又得回頭再改。原文二千多字，改好後五千多字，雖只加了兩千多字。但反反覆覆，前後花了一周時間，平均每天寫四五百字。我改文大約只有寫新文速度的一半。

當然，速度不是一切，質量更加重要。論文要嚴密、順暢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不可馬虎。改文章更要一個個字捫，一段段文過。這次改文的經歷讓我更理解了「曲不離口，拳不離手」的道理。古人說：三日不讀書，便覺面目可憎。這話聽着可能有點矯情。但三日不寫文章頭發澀，腦筋生鏽我深有體會。再有，西人說「值得做的事情就值得做好」也是至理名言。當初起草會議發言稿時如果多上點心，寫好一篇六七千字的論文，之後再修改可能會方便些。比起擴寫，刪改能更輕鬆一點，當然患有選擇障礙或極度潔癖自珍者除外。

最後，還不得不慶幸如今學術休假，每日能集中精力專攻一項事務，而不是千頭萬緒，掣肘頻頻。說到底，能找到時間安心寫作就是福緣。

# 南宋緯絲《拱壽圖》

附圖是南宋緯絲珍品《八仙拱壽圖》，下方緯八仙仰望騎鶴乘雲的壽星公，神態各異，有些拱手賀壽，有些露出欽羨的眼神；設色層次，自然逼真，宛如用筆作畫，這種「通經回緯」的獨特交織法，可說巧奪天工。緯絲以彩緯顯現花紋，形成花紋的織製方法跟唐代完全一樣。若論「通經回緯」的特殊緯織技術，漢、魏之間的年代早就已經有了；所不同的是唐代以前只以「毛線」織成，至唐代才純以「絲線」替代。



仿學，皆望而卻步。宋代洪皓《松漠記聞》和莊綽《雞肋篇》是較早期記載緯絲的文獻，但誤導後人以為緯絲技術是南宋初年由回鶻人傳入中國；其實大謬。從傳世及出土實物足以證明，唐代就出現了緯絲，而且甚盛行，還留存零星的文獻記載。宋代

# WHO AM I

停在紅燈前面的，是一輛掛着「WHO AM I」車牌的私家車，我看着前車的這個車牌，不禁在猜想究竟是什麼原因，讓這車主選擇上這個特別的車牌，我和太太打趣地說可能他患上了失憶症，記不起自己是誰；這原因未免太戲劇化，所以我又想會否是車主是在生命上感到迷失，難以辨別這刻的自己是誰？其實有多少人早上起來，照照鏡子後會對自己感到陌生，眼前的這個人究竟是誰？還記得球場上那瘦瘦黑黑，梳着那不長不短的髮型，髮蠟和汗水混在一起的黃毛小子。

那個人是我嗎？還是今天公司裏獲上司信任，與下屬保持距離的中層經理？這

# WHO AM I

與莊周夢蝶的哲學題相似，究竟我是誰？球場上那個與隊友並肩作戰的熱血小伙子，還是今天經理房中不近人情的中年男士？不要以為這是純粹人生的階段，也不要相信有人說你忘了初衷，事實是你根本分不清哪個是你，哪個不是你；如果你沒有認真探索過自己，每日只被外在世界所帶領着走，沒有接觸過個人的潛意識層，並細意咀嚼着每個由深層投射到外在世界的意象，那麼你永遠被環境帶着走，被牽扯到不知名的地方，然後被狠狠踢下車，方才如夢初醒地問，我是誰、我在哪？

今天我們都說內在的和外在的，在記錄中，中世紀的煉金術士，他們都內外如

# 象訴

一，他們追求的是靈魂的淨化多於純物質的轉化，他們都知道修行不在遠近，而在自身，越是優秀的術士，他們裏外更合一，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自己是誰，榮格被煉金術所深深吸引，他認為這是個體化的過程，所謂七情六慾，都是潛意識的投射，唯有去蕪存菁，剩下來的才能分清哪個是我，哪個不是我，我們或許不用過着煉金術士艱苦的修行，但仍得靜下來，聽着那聲音，那些在耳邊回響着的命令和暗示，看着那些吸引你的象徵物，你會開始接近我。

**象訴** 馮俊彥  
instagram.com/symbol\_talk/  
逢周五見報

**墟里** 葉歌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**以夢為馬** 管樂  
逢周五見報

# 我們需要怎樣的抗疫文學？

新冠肺炎疫情給所有人來了個措手不及。在壓抑沉悶的氛圍中，一批抗疫文藝作品「應運而生」。近日，湖北省作協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文章《我的心是亂的，現在沒法寫作》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甚廣，尤其他提出的「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，就是反思災難」引發不少共鳴。

面對很多作家在書寫當前的災難，李修文坦言「我寫不了，就算要寫，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靜和理智」，「在這樣一場災難中國，如何保障人的尊嚴、人之為人的根本，已經成為每一個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。」

不可否認，災難需要文學來記憶。然而，不同於新聞報道，前者的職責是真實快速地反映事

實，文學的價值更在於它的審美與啟示，擔負的責任更多是在追問與反思，包括對人性的詮釋與解剖，以及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探尋與思索。魯迅曾說：「長歌當哭，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。」只有當寫作者與苦難在時空上拉開了足夠遠的距離，他才能以更廣闊的視野呈現更深層次的思考。

去年出版的《雲中記》是作家阿來在汶川地震發生後經過十年醞釀完成的長篇小說，推出後在民間和業界皆是好評如潮，有評論學者認為「阿來不是在地震發生的當下憑一腔熱血投入寫作，他對災難性的事件，對它給我們造成的心靈創傷以及創傷後如何修復，不止是物質上的修復，

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逝者靈魂的慰安，實現對生者精神的撫慰，有着長達十年的沉澱思考。」回想二〇〇八年湧現了數十萬首抗震詩歌，如今能被記起來的又有多少呢？

那麼，如何用文學作品記錄當前這場艱難的「戰疫」？我以為，我們並不需要一窩蜂似的扎堆紀念，更不需要那些諛媚的抒發，又或是缺乏誠意的文藝腔。但願就如李修文所說：「我們現在真的要重新從魯迅出發，反思中國人的國民性……它可能成為中國作家重新出發的一個起點。」

**以夢為馬** 管樂  
逢周五見報

# 古曲今事正相能

她女扮男裝，替父上陣，忠孝兩全；殺敵還朝後謝絕官位，「願馳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」，深藏功與名，品格之高貴，讓人更多一份敬佩和親切。豫劇乃今日中國北方一大地方戲。許多人都能哼上一段「劉大哥說話理太偏」，上年紀者尤其如此。這一次，老戲新唱：「在家多喝水，不把親戚串，出門戴口罩，乾淨衣和衫，避開那聚集人群取消聚餐」，「千萬個大英雄，緊急奔武漢，救死扶傷英勇不怕難，打不贏這一仗不把家還」，通俗易懂，雖為應對時疫，亦不失固有之韻味與精神。

無獨有偶，抖音上有京劇愛好者以「西皮流水」套上「戴口罩」「勤洗手」等防疫之詞，有板有眼，慷慨激昂，雖非名

家，也別具特色。網上還能看到以疫情為題材的古體詩詞，哀民生之多艱，鼓戰疫之勇氣，或諷或頌，意蘊悠長。真可謂，古曲今事正相能。

哲人有云，好的音樂，還需能聽懂耳朵。個人的耳朵是爹媽給的，一個群體的耳朵，卻是文化傳統雕就的。新的東西，在它發展的過程中，總會努力開闢屬於自己的新形式，但有時，借助舊的形式，也能找到廣泛傳播的捷徑。社會應急狀態下之文藝傳播，或許更是如此吧。

**知見錄** 胡一峰  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 疫戰中讀《鼠疫》

救城市勇敢抗爭。人們從中重悟了在安定生活中被漠視了的品格，比如誠實、正直、責任、博愛。

小說第二章就切入大量死鼠出現在城市的畫面。里厄醫生身邊的一個人個感染了病毒，身上出現囊腫，膚色變黑，有人性情大變，有人受不了折磨而尋死……那些恐怖情狀，加繆只用精準筆，便力透紙背了。

小說中時有為讀者津津樂道的警言佳句：「這一切裏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，這只是誠實的問題。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。」

「如果說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永遠嚮往有時還能得到，那就是人間的真情。」

在抗擊新冠肺炎的當下讀《鼠疫》，詫異加繆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彷彿預見到當下的瘟疫，提前為讀者展示了災禍降臨的畫面，賦予了溫暖的鼓勵：「在全城絕望的境地，所謂英雄就是每一個微不足道，堅守着正直和善良生活的人。」

這話正合送給正以各種形式抗疫的你、我、他，選擇了堅強鎮定，善良正直，我們便都是英雄。

**人與歲月** 凡心  
fanxinw@hotmail.com  
逢周三、五見報

